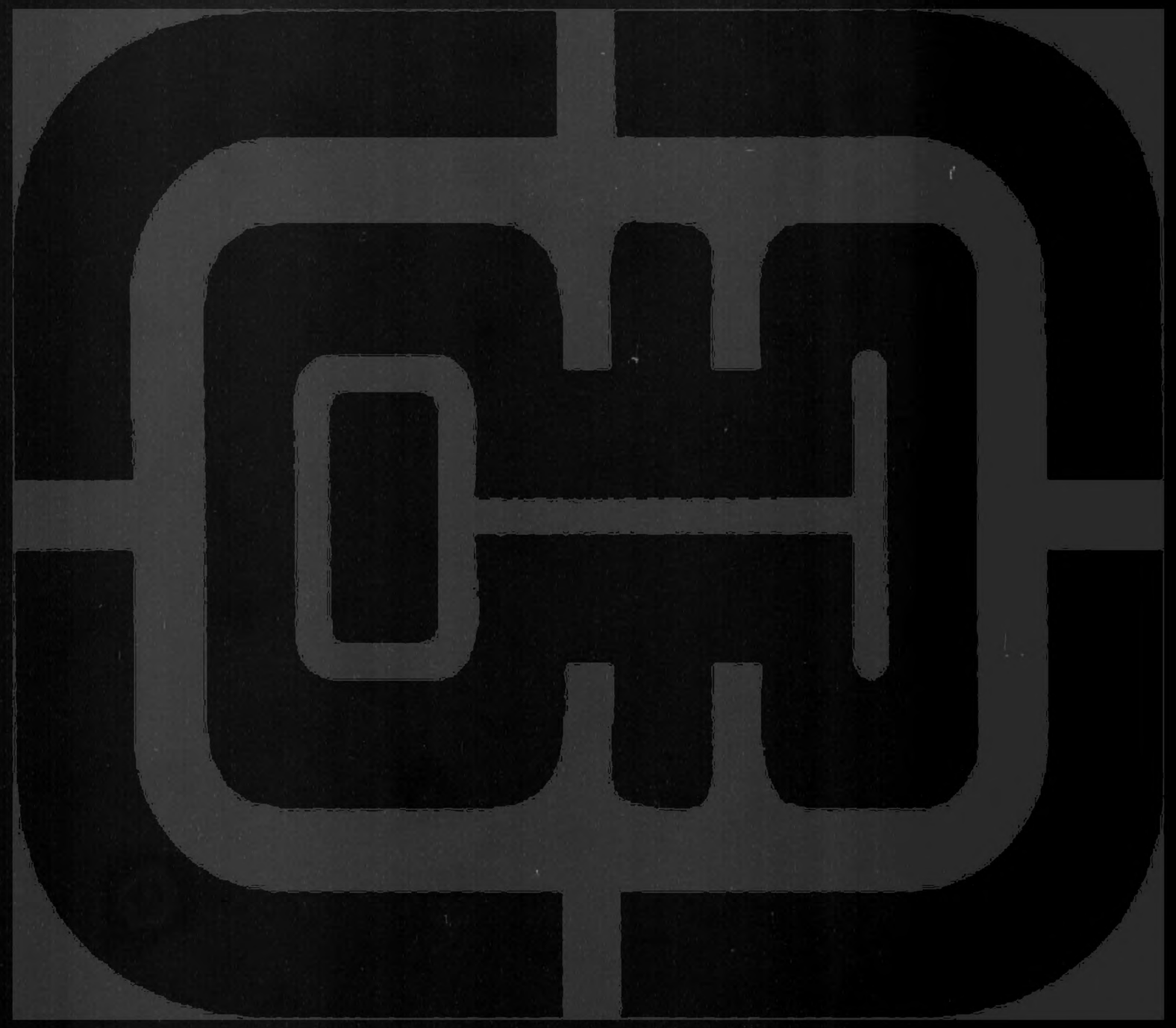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五

序

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事不得乎其職實不愜乎其名君子愧諸終日處乎其所愧而不怍於心非其懵然悍然安行而強拒也未嘗以其職者協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實事常匿於其職實常遁於其名誠以爲足以據其職而無不效之恐即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何愧之有如是者世之君子筮仕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爲尤甚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冒焉而處之者皆是也問其官

之名師也問其職教人也問其人則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也直冐焉處之而已方且偃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足於是官也方且苟然就之以爲彼猶有所不屑於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狥其名而責之使修其事而後得居其職克其實而後得有其名彼且瞿然四顧惕然内歉走避之不暇而敢以偃然苟然乎哉嗚呼事實之不著而名與職不足以愧夫處之者之心於是今之學官始爲士之困於進而倦於學者偃休之遽廬其置其廢殆無損益於得失之數而不爲世之冗員長品蓋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不以此哉以予所感於世如此苟有不愧之君子出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況於得友其人相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先生學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既明其德既成如是而爲人師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蓋深有冀於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覈耶士之講於學者鮮通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聞也豈其職分而不專其於事之修猶有不副乎其意哉然則先生之於是官克其實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修其事以居其職亦不能以無憾耶今去而爲河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實而又得修其事人材之成而世道之隆其必自河池始而諸生之事先生者方且悵然

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怠而作其今日之勇先生之講猶存則於明道成德不爲無助不必在先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爲諸生述其意以贈先生併以爲諸生告云

送章君美中之齊河序

往余督視山東學政好以名檢禮法摩礪其下其所爲教尤謹典訓而範物軌誠之不至本之不治是以詳末而多文人之性習劑量不可強齊其視余教常若閑之在地過之則踰不得直行而坦蹈余乃忘其德之不足而急於必行也而求助於郡邑之學官其求助之急故其待之厚待之厚故其責之也密然而頑鈍惰慢者皆患其厲已而有所不安見謂迂闊煩苦而倍違怨疾之害作蓋一路數州之廣學官以數百人而肯於助我者數人而已章君美中其一也君於時爲兖州泗水教諭其束身飭已奮然以師儒自命不爲苟得雖交際之好耳目習常以爲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猶有別擇而慎於所受不爲濡利以害禮至於夙夜敦勉離經敬業率其弟子以修上之教者盡應於期命無所遺失雖有操切鈎考之密而不得舉其缺也余於是忘其不足以爲使皆助我若此亦何患教之不行哉未幾余稍遷去山東天誘其衷日以有聞悔前之爲而知其

德之不足也蓋非惟謹典訓而範物軌無以諭人於精微使之敏功起行而悅於向道而其諟名矜跡依憑之勞而假託之似尤非所以爲學也既以自愧因以疑章君之爲人意其矯強蹈厲苦心刻意企當世之名而殉驚衆之行是以其求之急而應之無難責之密而守之不失也去年春章君以服除來爲晉江教諭余已罷歸晉江吾邑也得以脫去名位之拘綴而修游講之雅君淡然視簡有以自足常處於閒靚寡營之地猝然迫之而有不動嚮然誘之而有不逐非所謂企名殉行如余之所意者也嗟乎余之陋也彼其後之所以意君者既失之而其時之所以嘉君者亦豈爲能知君哉君方有齊河之授旦夕且行余其能無眷然於茲別乎齊河故余視學之縣也今其自悔者固難以追改而偶有聞者又不得與之共爲也君行矣出政發慮與民布利而去害宜有餘閒以詔諸士其亦相與講焉求進其所聞以逭余之愧也哉

送邑博胡北丘先生之任序

山谿川谷之限封疆遼絕劑尚乖分至於舟車之力有所不及聲音言語不可以通而卒能聯貫混融遠邇若一者學之道行乎其間也經術之爲學者事其亦著矣治經之學由漢始盛專門名家殆且數十誦說講論各有其書而

諸經之師遂以國自名徒衆傳習不能相爲尚齊義者則擯魯訓念張文者則斥趙解中原數州之大政事謠俗猶東西鄰而經學所治背馳刺謬若持秦矛以攻越人之盾惟恐不相勝也於是朝廷爲立其學以官肄之而詰難掊擊方起於膠庠廱泮之上匱息竭斃而不肯已吾不意典册之爲干戈狴獄講說之爲矯虔譁訟而紛爭之起於經術顧若此也今天下同軌學校之政命於一人而行於四方士者雖各得以其聰明用之於經而不敢爲異說以誣人聚徒成黨之事不出於經術亦可謂一矣顧其說雖不敢爲異而能精其說者往往連十數郡之廣百餘年之間而僅有其人焉吾晉江之爲周易學者最名虛齋先生諸生既有所宗依以爲說而吏部所除來爲師於是者常愧其學之無所宗多爲諸生逆詘其說而北丘胡先生以安成名家講於周易得其先世諸父之學粹乎與虛齋相表裏諸生獲聞師說盡喪所挾退然自知不足得先生一義一訓懷以相寶如新有聞閩楚阻隔嶺海之所限帶而先生之學合并通徹不徒深領舊傳而特有以發其新知于於是歎當世文教之一經術之同先生之能專其業而不爲爭端異乎漢之以經自名者先生分教泉州久之吏部知其賢擢德化縣教諭德化蓋所謂僻陋之邑舟車之力

艱而後通吾知其邑之士不以封彊劑尚之垂絕而能聯貫混融以趣於經始於今日由先生徃爲之師也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僊莫不宛殫勝舉不知司功者奚所攷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胾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

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夬肉矍鑠自喜客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邑博黃南池君致仕序

士大夫游宦而以致仕去者爲終始完善謂其以禮去也然其有異者由其身乞而得之則自以爲榮其出於人以法格之者則自以爲辱其名未變而榮辱異情謂悪其實也吾所謂實者不然凡樂與不樂去者之實而出乎已與出乎人者非吾所謂實也今以乞而得致仕者誠能無所介於心而浩然不嬰於物耶或志不得力不逮事勢局促日途窮暮不得已而乞其乞而得之至無以自聊鬱鬱不能釋甚乃追悔顧望悼失前圖其愁苦若此烏覩所謂榮哉名實之失而世之人不知所以自處其情也蔽已久矣非夫博碩明雅之君子胡以矯蔽而寤世也天長黃南池君爲晉江教諭諸生悅而從之監司部使者器之縉紳士大夫交重之非有不得之志不逮之力又非勢迫而時暮也然而欲去者屢矣諸生士大夫相與挽而留之先生不

能違也君乞身之意講於諸生士大夫之間雖其請未上而監司部使者蓋有聞也是歲當天下百司黜陟之期吏部優君致仕之名以殉其意君未嘗惡其不出於已而追過夫挽而留之者恬泊安閒色詞不改解職而行若所求而有獲也吾所謂有其實者君其人哉審乎名實而不惑於久蔽之俗吾所謂寤世之君子君其人哉嗟乎名實之失又有甚者師者教人者也教人者必以道與德有道與德者必知自重知自重然後不失實自卑其官以輕其身者紛如也吾見爲是官而知自重莫如黃君君之審於名實而有以自充也在乎此今其去也顧有蔽於名實而無以自樂乎吾以君爲寤世之君子其益不誣也夫君去諸生羣然以戚吾爲是說以表君之所以爲榮者異乎世之云以解諸生欲別之戚而增君歸之光明

送李拙修先生序

有問於師於其諸生曰舍是師而去汝則如何諸生譁然而戚曰吾不可以去吾師也其師之賢可知也有問其官於其長吏曰汰是官而罷之則如何長吏勃然而變曰吾不知其可罷也其官之賢可知也官之爲師者今之學職是也欲知學職之賢者上之有攷於長吏之評下之有徵於諸生之心蓋亦無以易此矣今有一人焉下之有得於

諸生之心而上之無貶於長吏之評三歲而一弊吏而不免於考功之黜長吏之評其卑而不及察諸生之心其遠而不得聞耶嗟乎弊吏之典所以黜不肖而賢者與焉亦何以弊吏爲哉當事者方且不任其責以爲是微官散職簡忽而議苟且而行其賢其不肖若無所係於幽明之論其去其存若無所關於廢置之舉若是乎學職之罷否無所與於斯世重輕之數也然則長吏之評亦何足察諸生之心亦何足聞乎予於拙修李君之去也其亦不必恨矣若而無以得乎諸生之心而有貶於長吏之評雖不黜於考功猶不足以爲師也今雖黜於考功其可以爲師者固

在也而又何恨焉予獨有所恨者學職之無與於斯世重輕之數也自其官之之時而已然矣簡忽而取之苟且而置之未嘗倚之以化人成材之事也賢者無以自著而不肖者得容於其間苟有一賢者使其得伸於長吏之推擇而樂乎諸生之信從觀者猶知所勸而化人成材之効或有可與今而議之以簡忽行之以苟且使賢者猥與不肖同去觀者亦何所勸而師道果不可立俗化之隆人材之盛其卒不可冀矣此予所以深恨於李君之去而不能不爲之言也嗟乎雖予之言其亦能使李君重輕於斯世也哉李君學博而知方行介而能羣冲然有儒者不爭之風

而確乎有節士自勵之操予所友士於此世爲不少矣未見有如李君之深且厚者也其退而居鄉必爲子弟所從孝弟忠信之俗將由君出君之所以自養者必有當乎斯世之重而予之言亦其不爲無與於斯世重輕之數歟

送都閫唐見榕之任貴州序

天下之安危異勢而武事因時以爲重輕方其重也智勇有所用則好功喜事者樂於得爲及其不用而見輕則優游揖讓不待材智勇力可以媮惕日月而無他憂雖其所處有能與不能之別而皆謂之易處惟夫安平無事而有不測之危既不可以苟居竊食以幸無憂而智勇之用常患於上格旁沮而有墮觸讒譏罣罹繩網之防而欲以武事求見於其時者爲處於天下之至難方用其智勇於有事之際審計決機制勝敵愾昭乎有可紀之績而安平無事其於折衝精神銷彌萌孽亦不爲無所資於智勇彼媮日月以幸無憂者狃習時安之弊然也今天下之勢可謂至安矣土宇之廣生聚之蕃彌天極地雖遐僻險絕如貴州古所不得有者亦置守設尉比於內城而兵戎備禦總以都指揮使司之尊蓋侔於古者開閫建節授斧鉞使專征伐之寄也俗恬民嬉之久戈鈍甲朽弓弛其韔矢插於服以都指揮攝使於斯司者舍其桓桓赳赳而習爲濟濟

蹌蹌之容文法之無議儀節之可選而以爲賢矣故受之者無患於難爲兵部亦不難於與之吾獨以爲今猶有難者有安形而危機已伏乎其間非晏然竊食苟居之時也唐見榕君由汀漳守備擢爲貴州都指揮僉書其司事唐君知謹職守慎名法斷斷乎檢約其身斷可不掛於吏議其文采之華暢器識之妙敏以自藻潤藩飾有足愛悅良可稱賢於今而有餘君之自處其欲爲子于而居泄泄而食則亦可以幸日月於無他憂誠思其難而耻爲苟且竊也則折衝之威銷彌之術有資於智勇爲不少矣潛深參伍而不爲狙獪之機果毅奮揚而不爲頑麤之技此善用智勇者也君誠能此則不測之危默消坐鎮於隱伏之中不至於有事無復可紀之蹟而與世爲安雖謹畏於文法雍容於儀節從藩臬大夫出入諷議之餘所謂智不得而有名勇不得而有功而豈爲苟且竊也哉鄉縉紳先生嘉唐君之能自致其身於顯榮喜兵部之用材重爲貴州大閫得人賀也交欲有以贈君予於君尤雅也故爲之序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者所爲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爲悅不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廐玉帛羨於內府子

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以給矣口體之養既以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爲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爲徒擊劒馳槊適於持槌之嬉鬬弓含矢狎於投礫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紈綺其爲千戶於金門爲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爨無精稻厨無庖肉而營伍之井廏庾竈必善具拊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爲嘗駁之曰所謂大將者視方畧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枝而較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歟號令明而嚴威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其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厨棄粱肉而士有饑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爲必始於盡已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爲於已不盡故

不爲也今使方畧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爲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風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勲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吾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爲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爲之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爲豈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僨軍亡將之釁屢見於邊上方聞鼓鼙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於君之爲僉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爲贈

送賛畫陳百戶序。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彀彼其體習於衒轡玦彉之具而心悅乎罄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於衢巷里門曲蘖而蹋蹐不出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倜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圃則思決拾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

用也勇敢武毅之士矜鬬樂戰按劍而語喜難而幸危聽
鼓鼙而意奮撫介冑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死封疆之心
今將使之酣豢於甕盎盆缶之間據妻抱子以老而溘然
盡一息於牀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
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
矜鬬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
乞隸兩廣軍門爲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管巖峒牙踞蠻徭
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獸知挺挺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
用兵君之好勇而得隸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岡峻坂射者
之廣場易圃也有閑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

之讙氣盈於介冑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爲此
乞固死是求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
今司馬中丞張淨峯公實爲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
文緯武以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憝巨酋之不可化服者
蒐薙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雍
容尊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鬬樂戰而寇
發益稀兵不輒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之
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誡違期約妄
有所事常節其黷而養其銳不以窮武力爲功用能軍無
躁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

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不樂哉夫所爲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爲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苟以蹈一夫之勇歟予既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爲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贈趙千戶序

異時武人之容冠貂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難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健而不可制則蹴踘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宣其氣卑躬俛首靦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爲亦且暴戾恣睢忿忮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平久而文法行往往見爲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於是武人之容爲世大詬不思其爲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斷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強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効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亦卒不能大變於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意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財貧而不侵

乎下其所爲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落落在羣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斂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

贈韋孝子序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果其以迹爲嫌如言禮家所云耶必不然也由王政所施之義推之則寡者方與孤獨而鰥者先在振收救助之數由君子之心行之則廣其同體之愛以急無告爲之周旋維護其所生宜加隆於不孤之子也今乃以其母之無夫也而嫌焉而不敢友其未有見之子豈先王設教之旨哉夫嫌之爲義有存於禮者謹男女之別明內外授受之儀蓋自有節而豈以寡者之家爲不可入也且人子之能有見者何從修哉必有師友之益以資開發輔植立而後可以有見於世也今必俟其見而後友之則爲子於寡母之懷者非生而有知凡待教而善須友而有成者終不得有友也其果近於人情哉先王之教未嘗不欲人之子皆有成而尤望於寡者之子之至蓋其失嚴父之訓無所親稟而易惰非峻爲之儆則無

以發其志而以仁孝之情求之則其母子相依之間上靡有怙外何所從其哀思於煢疚勤瘁於囏厄宜痛有以懲毖其精神剋艾其意氣而感發於修爲視有怙之子當百倍焉顧不能勇於自立而藐無善狀能聲可稱於人斯亦不足友也已其言蓋曰爲寡母之子而不能自力以有聞則君子之所棄矣斯義也固若責之過備其爲深憫重恤乎斯人之子顧爲獨至也此設教之旨也吾持是以論於今尤不敢忽乎斯人而於鄉獨得韋君君之母早寡專一室以幽居備嘗百瘁貞心匪石彌堅而不可轉君感母之苦也矢必爲君子一跬步一發語而不敢忘母朝夕乎左右之養而視聽於形聲之微蓋無可違之志亦靡有不用之勞矣宗族鄉黨皆以君爲孝子不間於彼此之口觀君所以謹四體之保至於夙興夜寐不徑不游凜乎臨淵履氷之懼也思檢其言行之過則不敢慢惡於人嚴輿臺如賓煦穉狂若長者而傲言侮行不敢出於口而設於躬也斯亦可謂自力而能以善聞者矣吾方敬而事之而奚友之足云抑又有感矣古之所謂見者皆必有顯名盛位焉蓋士修於家君必求之求則無不得者而命數及之故得以兼名位而稱有見也後世忽士而不求閭巷隱約自修有老死於簷戶奧漏之下而已故以君子之自力克敦天

地之經以立百行之本而不免爲鄉里窮人亦其所處之時然也時之既降則徒知顯名盛位之爲見而見之在於自修力爲善者有莫之知矣故予特著之文以爲君贈使人知古之設禮者所望於寡者之子之至其義如此又以知所謂見者其實不在彼而在此也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六

序

郡守父周蓮坡榮封序

跡混而人殊庸者之所忽而智者之所明也今夫材不試於事而虛有其職之號食不及其祿而遥有其秩之寵上之人無所擇而畀之以爲是其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還以與其祖父無所費吾之器與名而可以爲其人之榮也下之人不必量而受之以爲是吾之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推以及吾之爲祖父者非有待於賢且能而可以安享乎上之賜也是今之所謂封官者也且夫不試於事

而不食其祿者豈必皆無能之人哉蓋有懷藏道德重其身而不出遺逸於世而不憫者矣亦有挾長負奇屢干於時而不一遇齟齬坎壈無所發憤而歛志以窮者矣重其身者無所慕於外非虛職遙秩所得而榮之也歛志以窮者志在於効長見奇而不肯以虛職遙秩自榮爲樂者也然而上之人以是畀之則不得辭故有召之而不至官之而不屈而無有封之而不受者是懷藏道德與挾長負奇之人苟有其子若孫所得職秩推以及之則無異於無能之人之所蒙者也此非所謂其跡混而非庸人之所能知者耶吳郡崑山周蓮坡公其子大禮君爲興化府知府天子嘉其久勞於外善於持身謹法以仁其民也優以褒典授公以其子官以慰其子之勤而且以爲寵焉於是公亦爲興化府知府尊於家公之夫人晏氏尊爲恭人鄉人無不爲公與夫人榮者公方澹乎其深藏冲乎其善下守其履素之原而忘夫外來之益重珪累組之華其躬曾不加於草衣芰裳之陋雕轂文茵之愉其體不以易乎穴居石卧之顓而漠然不知名寵之貴錫貺之羨也豈非其志欲以有爲不以虛得其職秩爲榮而其自樂之道有不得而榮之者耶雖然所謂有道者不敢過於自肆而傲上之賜有志者喜於繼之有人而不必其身之自爲公烏得無以

爲榮乎哉公之所以爲榮者如是是所以爲殊於人也與化君之僚郡丞吳君節推章君嚴事其長之賢本其所自而幸其所蒙之盛也欲有以贈公而余爲之序如此公其不以余爲庸人之知哉其以余之言謂有以明之哉

尹艮齋郡公奬異序

凡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而爲之言然後其言信苟欲信其言則得夫可言者豈不急於待乎能言者哉余少不知道而喜爲文辭竊好言之名於世世之有待乎能言之事往往見於余言而吾郡邑之大夫功烈操行卓偉明著可言者宜不少獨少見於余言余之有事于四方也賢大夫之在郡者或不及知其知之或已舍此而去不知而逆爲之言則誣已去而追爲之言則矯余之不得有言於諸大夫者豈不亦有所可恨哉而心欲爲之言恐以終不得言爲恨者尤莫如今艮齋尹公夫所謂能言者非徒善其文辭而已是非好惡信乎古而合乎道不狥時爲耶舍也余嘗持此以講當世之人其好古而守道者莫尹公若也古之道勞乎民而不謀於利慎於職而不愛其力故其敏於從事憊筋苦骨啓處之不皇而不敢有怨其約於奉身惡衣菲食妻子無以自贍而不敢有悔若尹公者其豈有愧於此道乎公澹泊自守無境

內之交邸閤蕭然閉關固鍋餽問不至其門常厭藜羹糲飯衣不文綉在郡久之移疾還家嘗退食獨處蕭條環堵如僧舍郵亭一物無有終日不聞人聲早起晏罷急上之令而振民之功雖祁寒甚暑矻矻不廢據案而輟飱對牒而假寐其勤至矣而不思自休蓋嘗嘆北門北山之賢者貴爲大夫而居處之艱至於室人交謫而不知所濟經營之勞至於盡瘁鞅掌而靡事不爲以公視之蓋何如也然後兩賢者咨嗟怨憤咎乎人而責乎天雖其從事之敏奉之約而不見其心之所安公誠發於中持之不變未嘗忘悔之意其云北山北門之大夫遠矣此余所以

好公而欲爲之言也而惠安尹何公謁余曰公以賢受知於部使者檄公之賢以寵公於羣有司之間曰此廉勤之吏也夫廉者是余所謂勞乎民而不謀於利者也勤者是余所謂慎於職而不愛其力者也余之取舍知信乎古而已使公之賢不聞於上余方據古而信之其聞於上者又章章如是公之効見於事者久而賢著於聞者彰將去此而踐休顯也余既息乎四方之事知公於在郡而及其未去雖無何君之請猶將勉爲之言況其請之勤哉是以備而序之苟有未知公者觀於余言則可信矣

陳見菴公榮奬序

有自勵之守而無求知之心士之有耻者能之有兼衆之功而無上人之志斯近於君子之所養矣世下俗失仕者營外狥物忘可貴之在已至有喪其所守而矯飾詭冐以干當世之名自勵而不求知者吾見亦罕矣一事易能也一職易修也所長未稱其事所業未副其職已囂然矜炫謂人莫能加也蓋君子之道於今殆將亡矣器大則所受者多力巨則所持者重以鍾釜較融鬲所容之數固有間矣執鍾釜以測江海則鍾釜之挹勺有盡而江海之藏無窮力之於持亦猶是也鰲戴駈負相去何啻千萬而厚地之載無遺物使人之所養如地之爲厚而江海之爲深則何當世之功不可成其既成也又何功之足有而猶有以功上人之志哉洎然無所存於中而歉然若不足於外人之知與不知漠乎無以入其心而動之而又何求焉然非其有耻之素自守之篤亦烏能充廣涵積以恢其器而厚其力耶是知世之仕者陷於輕淺而不足於受持由知耻者鮮也陳見菴君爲潮州節推以刑爲職其事則帝王之所慎君子之所盡心也君爲之能使法比不繁情獄相麗庭無寃號愁歎之聲而几無滯積宿留之牘郡人稱平焉至其勞勩之所殫舉一郡之政皆由君之猷而得其功蓋其所長兼人不獨守職稱事勉爲人之所能而已而君冲

退自損若無若虛推美以鳴謙掩惡而善貸雖有褊心忮行者不得施於君也上之人廉其賢嘉奬之檄交至君未嘗有意於上之知也絕去嗜慾菲陋一身之養以行於妻子室人不以貧謫君也邸閣如空舍而僮奴多菜色人見其刻苦以爲不堪君居之甚安在於不蹈其平生之所耻而已而非以是爲可以致譽如人也充君之志深厚其養將爲地之載爲江海之受當世之功無不可成而兼舉一郡之功又奚足爲君道哉海陽尹李君士彬貽書清源山中乞文爲君贈以君嘗因督視鹺政廉而不取受中丞王印岩公之奬也予聞君之賢稔遂不辭而樂序之

紀郡博膺奬序

舉百吏榮辱之柄寄於一人是非之口由是以決臧否之論積功罪之案而黜陟之典亦將於是焉稽國家置御史分察諸路畀之之柄如此其嚴以肅法守而起治功也由百吏與御史言之均是人也均爲吏也猶然其有所好則知是之蹙然其有所惡則知非之我與彼亦足以紛然交相是非而已然惟御史之所是非者得以榮辱乎人而爲其所是非者方且自以爲我榮我辱也不亦可怪也哉夫所謂是非者豈誠御史一人之口之所能爲耶國家制柄以授之使其奉公論以明王法其所是非必其所宜是非

者也如是而是之則足以榮人非之則足以辱人無可怪也宜也所謂奉公論而明王法非賢者孰能之乎然而御史不皆賢也吾懼夫一人者之是非之果不足以爲人榮辱也果賢矣然而於是非猶有得失焉吾又懼夫其人者之爲其所是非之果不足以自爲榮辱也是乎人者與是於人者之欲皆賢也豈不可以爲難矣哉永豐紀瑶山君懷負所學不樂爲縣乞爲泉州儒學教授予與之游而知其賢也竊心自相語上之人欲有所是於諸學官宜莫如紀君已而御史何古林君檄至奬百吏之賢者而諸學官中最首紀君予不矜所意之中而深嘉兩賢相遇之盛也君之學廣博浩肆無所不究而深於義理元本經訓不爲俗儒其文詞之煒燁條教之詳飭皆君之餘也予與君游久而所知始深何君徒以體勢臨之其於君宜未洽不知何從得之也何君於此豈不爲尤賢哉何君得君以明其所是之得君得何君以蒙其所是之榮交相濟以成此美者諸生請文於予以爲君贈予既雅游於君何君又予門人也樂是二君者之相遇故不辭而序之云爾

林司訓受奬序

嘉靖甲辰春侍御高雲洲公按閩竣事以禮奬待按屬諸吏之賢者而吾郡司訓林龍湖先生在奬中其詞曰篤慕

古之志勤潤身之學蓋非溢語也高公持憲嚴峻任已而猜人其所取人必由已是於先生當必有以取之然不知其果能深識先生否也若其詞則近之矣其所奬人非一不知其皆如先生否也然其奬先生則得之矣先生之僚與諸生之侍先生者樂先生之見知於上也徵予文以發之予謂諸生曰諸君謂先生爲何如人也皆進曰先生以道爲學以聖人爲師者也余作而曰諸君既知先生矣而猶假余文以爲賀豈其長於知先生而闇於事先生耶夫所謂學道而有得者崇之爲卿相而不爲泰窮之爲匹夫而不爲約進之在密勿而不爲榮置之在冗散而不爲辱衆人譽之而不加勸多口毀之而不加沮舉世知之而不加喜舉世忽之而不加慍得志則大行失志則獨行以其所得者內也今方以一人之奬雎雎盱盱羣焉而喜且以爲先生賀毋乃非所以事先生乎且使世如唐虞三代度德而受任量賢而命官德成者上藝成者下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先生之德之賢固當居上而在位矣顧乃歛德以處下僚而藝成者得據尊以論之抑賢以司散職而能名者得操勢以役之是不亦倒上下之序而悖取予之常乎而何足以爲先生賀諸生復進而言曰諸生侍先生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之所至蓋冲然如水之善下順流而不

盈浩乎如春陽之温被物而不留其與人也篤不外飾以爲親其事上也敬不貌恭以爲悅藝成者既上矣烏得恃德而傲之非惟莫之傲且誠而事之矣能名者既在位矣烏得挾賢而藐之非惟不敢藐且安而爲之役矣是先生之所以安於土而素其位之行也今是獎也而莫之受是立異也是過矯也先生固不爲也外受矣而中心有不受焉是挾賢也是恃德也先生尤不爲也諸生以爲先生於是獎也則誠受之矣知先生者莫若子請無辭文焉予矣其言乃次其言而序之

胡郡丞膺獎序

衙憲將指出察一路其勢得以獎譴之典勸董攸司獎之則人以爲寵譴之則人以爲辱其所由來遠矣蓋亦知其意乎其獎也所以勸賢也其譴也所以董不肖也獎而得賢於獎也信譴而得不肖於譴也嚴如有欲信其獎於下者必且以不得賢爲懼而不暇以得獎乎人爲快也所謂賢者直已而無邪守道而不屈修其身以善其職而吾事畢耳欣厭於寵辱之去來以求免譴而得獎非其事也勢得以獎乎人者挾其得獎乎人之勢而忽於得賢賢者之宜受獎也又以守道直已而無所求於上兩者常相失而不相遇彼其宜受獎也直以無求於上而不得賢者何患

焉獎乎人者不得賢者以信其獎是則可懼耳故有欲信其獎於下者宜急於求賢而惟患其或失之也若吾郡侯胡雙華公之遇侍御何古林君其有感於予心者乎公起家廬江通守以治行爲畿輔列郡之最擢佐吾泉蓋已踐涉乎亨顯而茹嘗乎膴厚然公肅然自奉不殊山澤之臞粃糠膏粱而緼枲文繡恬泊自得内充於心推其意雖躋五等之尊享萬鍾之富猶不足以易其介而變其所樂況於上大夫之秩禄乎視其官於其身漠然不以爲與而一毫無所利之直已而公行守道而時出其居職辨章而不以干官守之聲譽其拊民愛惠而不以市蒭蕘之恩私其寵其辱曾何足芥蔕於胷中而豈有所求於上哉蓋上之急求乎賢而得公也予於是益有所感矣今之爲吏豈不亦多賢者俗衰世降而毀譽足以亂是非蓋有號爲賢者亦不免於求之而得獎矣其賢也宜獎而其得之也以求則感發之意薄而激勸之機不迅使有聞公之風者其不求者皆有所恃而益固其欲求之者亦且有所慕而知沮是獎也於公之事甚細顧不亦關於官常之重而繫乎士行之本也歟故予於署安溪邑事馬丞一洪之來請文而樂爲之書如此

南安馬丞膺獎序

欲知吏之才否觀乎民情而已其民詠歌之祝願之如恐一日不在其上也吾雖不知其人足以謂之才吏矣夫苟疾怨之詛詈之惟恐一日之在其上也吾雖不知其人足以謂之不才吏矣民之於好惡也若觀火然是吏之才否不難知也今之爲吏者其卑冗莫甚於邑之丞佐操柄不足以効其能處勢不足以成其名忽於上而侮於下其積固非一日也民之於好惡也固明然亦視柄而動觀勢而興大吏據危勢而擅鉅柄政之良惡其於利病乎民也著民之好惡以酬其良惡也亦明而易知卑官冗吏其據勢操柄若彼雖有才者習於素侮之民其得詠歌祝願之好爲尤難然則今之卑吏苟有爲民之所詠歌祝願者其人不尤才於大吏乎予閒居畎畝吏之才否之論非予任也然而知南安馬丞之才者以民之情也予不能才否馬丞之爲吏而知馬丞之得民馬丞以才受奬於部使者南安之民莫不爲馬丞欣喜鼓舞者尤欲請予文以爲馬丞重予病未能而民之不得請者若有所望而不及予察其意於馬丞之好甚篤也予旣以此知馬丞馬丞攝篆安溪安溪之民幸其得之也如有所求而獲又來請於予予辭以病民之請者方竭蹷而趨重累而至囂乎其未已也嗟乎馬丞之操柄處勢非有加乎他人也其得民之詠歌祝願

獨加乎他人也予廢且闇亦能以此而決馬丞之果爲才吏矣予誠廢且闇然在畎畝之中竊憤吏之無良而悲斯民之不告也有得民之吏如馬丞方將明其說以伸於人毋使其汨於卑冗徒爲世所忽而困於無聞也況安溪之民來請之勤哉

贈二尹晴厓張君奬勵序

流品之論豈足以定任官之法而盡人才之用哉雍容端拱資談辨以養華貴其論固足以行矣綜實課效使功能與位分相稱則登冗録而抱不遇之歎者豈少哉積習相沿久不能變豈不以是法誠不足以盡才而得之者固十七八矣循易守之法以格少失之才雖知其不遇而亦莫之如何胥吏他途之士所以絶望於今世也名相列卿良牧賢守宰如蕭黄張趙韓尹之儔載於前史不可勝紀賤如虎圈嗇夫代上林尉之對甚悉至使天子欲降詔拔擢丙相見爲憂邊思職越廷臣受褒賞以易置近邊不任守長之策非嘔茵小吏發之慮不及是何佐史之才之多也漢事猶云遠耳地閥品望相高矜美長誇至陳隋之際極矣孫伏伽張玄素猶得顯於唐今之循守格法者胡不取前事觀之縱未能破折拘繳以盡天下之長惟稍加甄叙於其間所謂失之十二三者拔其尤異而用焉使斯途之

仕猶有蹊入康莊並步疾驅之望不至錮爲小徑榛蕪茅塞如近世格法之甚於以責功與事其補豈小哉將樂丞張君發身書佐限以品目固流外之名籍也其辨敏肅給通練世務濟以聞見之該習詞采之敷潤則吳下佳士也在邑磨淬自奮曰昔人所謂丞不負予猶以士籍居之者況予居此又何負哉可苟然頹冗以負丞乎孜孜旦夕條悉職事所宜舉不一遺失雖力去惰屈之習亦不敢爲尤厲矯異少踰禮分值邑令缺以君攝之則悉令之職而舉其事若已所職不幸攝而過有所爲亦不玩攝而偷焉不爲也邑人始固疑君未必能其官及睹其出政之善持身之謹懽然悅之加以嚴畏其爲士者莫不爲君傾盡其所業之美而安意以君爲長也當路器其才甚然所爲盡其用者又從使之隨計入奏將異物之貢於闕庭得不負筭召譴而已其奔走道路之勞頓謁候閭閻之微密有人所不能堪者中丞阮公特下檄書叙能第勤以示褒勸而邑之羣士致其邑長張君二溪之意來徵予文以爲君榮聞君從事於今太傅都督陸東湖公之左右尤以才見寵陸公掌國環列寔兼心膂股肱之寄文武忠孝克對上帝而勲名盈宇宙義得薦揚幽側顧使君爲丞豈抑畏引避之過耶君又將上計入京師陸公必不使之還爲丞矣君其

將如孫伏伽張玄素之所遭乎未可知也然玄素以太宗
廷詰其爲刑部令史時事至卿愧不自勝而伏伽對人輒
言舊事絕不爲隱二人皆名臣而孫之坦露視張所處爲
優矣君如得志爲伏伽之不怍則彌佳耳予重張令之請
而嘉羣士之意序以歸之俾書以爲君贈

送章心壺序

予閒居抱疾凡吾土之名能醫與以醫行過吾土予未嘗
不致而見之各售其方藥弭雜投徒以予腹爲試方之壑
童子疲於取水束火之役蠻著之臭達於墻戶渣滓之棄
餘積若小丘而予疾如故醫者方且援証古經陳說素難

上言天和陰陽六氣之宜下言血脉虛實寒暖五臟九竅
之變惟恐不終售其方而僥倖萬一冀其試之獲中也予
既困於藥稍謝諸醫蔬食飲水聊以求日自是雖不敢倦
於致醫而良以藥爲戒矣一日客有言餘姚章心壺之醫
者因致而與之談未即叩其術非不欲叩也蓋將齋意澡
慮修其誠心以待他日再見而後請焉又將節宣起居從
容旬日庶幾脉安於體使之一診而可得其要也章君坐
久鑑予之色遽言曰公之疾將愈矣可以勿藥矣吾方非
不良不復爲公出矣繼此數相見縱談當世之故與其平
生遊寓風土人情之美惡其於該涉藝能辨訂器物形證

而品別之往往有可聽者未嘗爲予言六氣五臟九竅如他醫所云云也予疾亦間有間君雖未嘗引以爲已功察其意似陰以予疾闇自負也豈其使予一見而有齋潔修誠之心與其數見而泛及傍綜世故形品之談皆攻療輔燮之所存而所謂藥物者不在草木金石之性味治法者不在烹煎咬咀之劑量耶於乎君之醫果有以異於予往時之所致者雖日與君處不厭也而君揖予將歸矣予疾果日益有間方謀裹糧遠遊訪良友於吳越之間倘與君遇尚當叩君爲予一鑑其色究斯疾之根本伏藏消長分數如何也

雙竹序

天之於人何其神哉責之不可必而俟之也常應究之不可知而質之也常明君子強爲善而已矣存之於芒芴之表而形之於融顯之間積之於須臾之原而效之於世數之末若操契取償不失銖髮以其質之有可知而俟之有可必也或者不察謂是爲善者其力不足以捷取姑諉天以自解其無能否則無所攷信而漫爲嘗試以幸或然之應而已胡不於汪氏之竹而觀之也邑侯貴溪汪公其大父植槐翁抱真隱耀蹈幽人之吉以善其身不爲苟榮近計僥旦夕之圖嘗取竹手植於庭而祝之曰吾子孫將有

興者以此竹卜之後三十年竹有一本兩幹翹然秀出於繁莖褭葉之中而侯薦名通籍實應其時夫堂皇之下阼序之間非有重岡遠壑茂林長薄倚扶蕃育之滋人跡所交旦晝所接其荄拆籜脫指可搔而絕足可掾而滅而不夭不伐遂其生息長爲門階之榮色茂觀意必有數存焉又於其間挺爲異質發舒造物不可窮詰之化於人之耳目雨露之所濡土壤之所培固有同乎形色而出於形色如是竹者以明發祥之報此豈偶生間值而爲一物之奇者哉始翁闇然修德以待子孫之興人莫不以爲迂其祝竹而卜之也人莫不以爲誕比侯之興而竹之見其祥也於是迂之者以爲不爽誕之者以爲有徵且從而夸詡稱述之以爲是造化之神奇而邦家之禎異也彼不達天人之理而專於耳目之所及故其先也有迂誕之疑其後也有神異之駭不知天之於人固若是其和同通徹是以冥爲修而要可見遠爲期而需必至又烏所致疑駭於其間哉繼翁之後而有侯之美雖無是竹孰不以爲祥侯獨沾沾於是而取以爲號若不能忘於神異之述者何哉夫誠篤於念祖則見其所植而心著智周於盡物則擬其所似而功博侯之所以取號之指蓋可得而睹矣侯爲晉江寬恕而修飾明允而簡直詩所稱有斐君子者是也其進用

於世爲國魁碩可坐計而立致非但爲一家之祥而已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七

序

寄壽唐有懷老先生序

語齒於上下之間交有尚焉尚其在上則曰公曰君尚其在下則曰老曰叟當其爲君公而齒足尚則貴有所不與其爲叟老而齒足尚則雖賤而無所詘此古道也古之尚齒者祝頌之文常施於貴其老而在下者每隆以珍養之儀物蓋其禮之伸於敬愛者各有所用其爲加尚於齒則貴賤一也其祝也非媚而悅之也有可則而事者焉其養也非卹而恩之也有可憲而師者焉故語齒於上下之間

而有足尚而德存其中矣是以貴爲之揜而賤有所必隆也在上下而有齒者意其不乏於古惟其可尚之有所存是以詩書無得而多稱焉尚之曰君而有稱者莫如衛武公尚之曰叟而有稱者自華封麥丘絳縣三數人之外不得苟以老名也武公之聖固無所愧於下然欲退而從鄉先生長老几杖安車遊宴之衎樂而有所不能三老之高固無所羨於上然欲進而據公卿大夫寵數事業之崇顯而有所不可得齒之在於上世而有可尚者得人之難既如彼其所享之宜而耿數之寡又若此其於是益有慕於唐有懷公矣公毘陵世家代有顯人非有泥塗之辱起家守信陽州復守永州府得以君之政教施其境內金錫圭璧之德加於民至於久而不可諼申謝舊土疑山湘水襟帶之邦歌舞其治洋洋如也及其解印謝事休于百瀆之上遺前日之榮膴而盡屏身外之紛華田夫樵子相偶爲徒雖唐堯在上齊威爲國曾不得一見之行年七十而貌逾恍聰明有加於昔德如武公而爲其所不能高如華封麥丘絳縣老人而享其所不可得享其所不可得而棄之爲其所不能而安之人之尚公者一以爲君公則不專於貴一以爲叟老則固未嘗辱於賤也邦人子弟交欲祝且養焉以致其敬愛皓顛鮐背隤然泯其上下之所處而忘

年數之不足古之有德而齒足尚者莫如公取數之多也
某以通家子遠在下風不得從子弟祝頌珎養之後而特
序其盛以寓欣慕之意云

壽蔡逸翁七十序

鰲江以東里居聚落之巨而名者莫如東石大海在其南
予嘗一再至焉登高原以望大浸之茫然目之所望極矣
而不知其涯際之所窮空水混涵於迷眇浩漫之鄉隱隱
若有所覿意其爲方丈蓬萊閬風之神山記所稱仙人不
老而長存者必多往來其間而吾不得一遇焉爲之徘徊
容與神煩志倦而有遺意既望而休訪吾蔡逸翁於其廬
修髯龐眉廣顙豐頰目視不流而丰神四溢舉趾甚重而
步履若翔爲之起敬而驚歎曰斯非其里之人歟而胡其
非里之人也問翁之所以能然者何術而然翁不言也觀
於其堂杖几巾屨之置有位播洒未嘗勤而塵埃鮮至也
觀於其圃草木蔬窳之樹有列糞溉不待力而滋長有加
也雞鶩之食飲牛羊之出入不失其節而各適其時蕃息
馴狎可閱而數而畜字之事擾牧之宜未嘗親也予於是
逌然而寤是所謂純其意而不廢乎物神摯而形不勞事
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爲託乎不得已與世芚芚於人溷溷
獨保所有漠然以固存者乎然則所謂神仙者何必在大

海窮髮絕域望而不得見之中所謂不老長存者何必遺世羽化辟穀形解虛無不可究詰之人蓋即吾所登之堂所踐之圃而方丈蓬萊閬風已窈然而在即吾所訪覩其不爲里之人者固真所謂仙人歟是歲九月十七日爲逸翁初度其子廷用民望之友與姻戚之雅者羣然集於其堂祝翁之壽而請文於慎中夫翁之所保既已漠然遺世之所有區區語言之工道說藻潤何足以爲公懽所謂真仙人者存齡儲筭方與川偕至與日並升極乎天地而無疆亦奚待於羣然多儀之祝然方且觴焉以致祝文焉以盡飾茲亦所謂純於意而不廢乎物者耶

壽蔡鶴峯先生序

年之所以貴於人者何哉爲其得以彌所受之性進修之功日有所底以考見不病於年數之不足而無以自充也蓋孔子欲加五十以學易苟不至於五十則未得以無過矣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化苟不至於六十則不至於化矣常存其生而功得以常用故尺寸之陰如珍萬鎰之璧而爲君子之所以貴年者也而人之所以貴君子之年者亦以此故五十而無太過則孔子之五十也六十而化則蘧伯玉之六十也別聲被色分味辨臭以盡耳目口鼻之能而克天地所委之形貌不怍於志而浩然有以塞於兩間

名之曰君子之年而晝夜日月之所見伏寒暑四時之所來往載之於躬曉然其若昏旦之作息動靜之慘舒年數彌高而益以爲可貴蓋道德不一學問不明之後人之能永年以厚生者常不絕於世而不出於學問以進其道德則亦無可貴之年故眉龐顛白隤然其修齡者徒可以享子弟之養而不足以爲朋友之嚴事勤服於是稱壽致祝僅爲家人父子閭里孝愛之末儀而無所用之於道德問學交爲愛敬之際其可以有感也夫吾所爲文以壽者龍溪蔡鶴峯先生友朋之所嚴事勤服惟恐不得爲其子弟而聲慕氣接於千里之外猶知講承懋勉以自奮於下風蓋先生之學粹然一出於道其學既明其德既成而年亦已高矣所謂充其天地之形而稱其爲君子之年先生蓋庶幾焉是歲十月八日爲先生誕晨蓋年七十有一矣門人弟子與夫交游慕接之在於聲氣之餘者舉以爲先生祝而慎中尤奮在下風思爲弟子而不可得也故獨見於文蓋君子之自貴其年者爲其加以年數則可以化可以無過學者之得事是君子也由其無過則可以內省其非也由其能化則可以思齊其益也故樂是人之長有年也而願之非徒知貴之焉而已爾故慎中爲此文以道諸君之意而致祝於先生蓋異乎閭里子弟姻賓之爲鄉之長

老者壽此所謂交爲愛敬之行於道德問學之間者也先生其尚益自貴焉而久爲友朋之所嚴事祗服也哉

壽陳靜軒翁序。

古之享年而居其鄉者其歲時之樂共其鬲俎尊豆必足於口調其聲色容氣必悅於心撰其冠屨几杖必適於體是子孫族姓之所以致其孝也在豳風之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是也行焉而不敢並其武居焉而不敢躋其位立焉而不敢抗其等肅其賓客則有容備其徒御則有數發其歌咢則有器多其獻酢則有侑是鄉人子弟之所以致其敬也在行葦之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是也子孫族姓之所孝是老者之獲安於家也鄉人子弟之所敬是老者之獲安於鄉也此猶爲以年不遺者耳若夫酒正共其酒槁人共其食羅氏共其鳩外饔共其割烹樂師共其歌舞之事春夏秋冬有其時深燕縞玄有其衣燕射食饗有其禮是老者之尊於學者也非有孔昭之德音無斁之令儀則不在是蓋老者獲尊於學而其德行著矣非徒以年不見遺而受其子孫與鄉人子弟之孝敬而已養老之禮廢而今之所謂稱壽之儀者其父兄高年則子孫與其鄉人子弟率以其始誕之日具酒食召賓客酌而獻焉獻而祝焉以祈無疆而答罔極是雖不

盡合於古其亦殺羔羊酌大斗之意也養老禮廢而父兄高年獲享其子孫與鄉人子弟稱壽之樂者蓋亦鮮矣況獲尊於學乎吾所爲文者乃南海隱君子陳靜軒先生而郡邑師儒黃君紹文林君一星輩所爲請文以壽之者也老者獲尊於學已不可見於今之時況於異鄉之學乃知尊之者乎閩廣相去殆千餘里靜翁闇然退藏含真履吉以山水自娛而與木石鹿豕爲友非有名位氣勢足以動人而風聲精采溢於家族播於閭里至使四遐之境知其姓名是豈徒以年不遺者哉靜軒之德於是可以觀矣靜軒之鄉蓋亦有學得無有慕黃林二君之風而知尊靜翁者邑之俊秀必有肆席授几陳衣操杖羣然而從伏承下風欲乞一言而懼不可冀環膠庠而外望者當如堵墻莫不油然生其孝弟之意惜余居也遠不及周旋阼序之間一見其盛故爲是文以倡之

丘太夫人六十壽序

予於集齋公仕學之輩皆後而公辱與之爲友公之政業學術高朗膚敏隨施輒效所至有述而其奇節之所震曜醇行之所優悉動乎朝著敦於家族躬人之所不能予心服且愧焉公間謂予曰恒言學弛於內嫌仕敗於室謫予所以得有立而無歉於爲人者有內友之助也予心識之

時竊有以攷質訪驗之知公所爲予語其内者信也久之遂託爲婚姻則家人脯脩之問常相及而公之夫人之賢知之備矣凡女婦有助於其夫者必其夫之才有不足以公之英偉傑特在交游僚寀鮮有能佐下風而獨有得於夫人可謂難矣凡能助夫者其恩禮所及施於宗族鄉黨則有之而朝廷之謨議四方之經營非婦人才智所及也夫人事英偉傑特之君子而施於朝廷之上四方之廣厥有助焉又可謂難矣以公之言與予之所知則夫人之賢有不可以事舉而名稱要爲行誼才智克對君子而與之並賢歟故公之存天下之人慕聲光而效趨走可謂甚盛夫人之志不爲之泰其御家防身斬然有常也及公之不存孰不謂繁華盡去門戸改觀而夫人之志不爲之餒所以御家防身如一日公之遺光流風猶存四方賢者時時寓候起居宗族鄉黨嚴夫人之繩檢而誦夫人之惠恤不異於公之存也其所長有助於公之身而持公之身後至使光輝不磨風烈無替其難又有甚矣雖公之賢所賴於内友信有加而無歉歟是歲嘉靖戊午七月八日爲夫人設悅初度之辰於是年六十矣其子維禎維栻欲獻一觴爲高堂介壽宗族鄉黨之賢而知夫人與其嚴且誦者皆欲以爲夫人祝二子跽於堂下以請夫人曰中丞公而存

吾猶不欲侈然受子之獻況公之不存乎兒子猶不欲受況受宗族鄉黨之長幼尊卑之祝乎二子不得命皇皇以告予謀其宜否曰如先生以爲宜將固以請予謂予之事親道固大矣知年而喜斯情之至也喜而欲有獻而以爲祝禮之所由生也是稱壽亦人子之孝也思中丞公之故而拒子之請夫人所以教孝也順其子之情使展其一事之孝而因圖所以思中丞公之大者亦所以教孝也二子其行之夫人殆將許焉若夫宗族鄉黨之祝則固非子之所能致而亦非夫人之所得拒者又何謀哉二子再以請而後得命於是復以告予曰因先生之謀而後得請敢乞言於先生以爲壽吾母將且大悅而安我之所獻矣予不得辭而鄉之士南宮之彥庠序之秀王君名執林君際卿等凡百輩亦因吾婿莊君祉與兒子同康偕以言見屬遂見於序

壽蔡太夫人序

吾友蔡君道卿督學嶺南奉其母太夫人以往道卿出與諸生言學以道德性命之微要獎掖髦碩羣趨朋至教法昌行而光華宣暢有先生之尊入侍高堂候承起居進退唯諾掬溜播灑躬勞事而執細物屬屬然若不及有子弟之勤諸生之學於道卿者悅其事親之實而信其所以爲

言太夫人之居於彼也樂其所以教人而安其所以事我者心彌康而體彌平貌之癯者日以益腴星星之髮爲之改黑不徒忘其非土之思而亦油然不知年數之邁也是歲道卿遷浙江叅政得以便道過家慎中以通家子入謁覩太夫人之貌之腴而髮之反黑也問道卿之所以爲養者蓋藥洲之館督學憲臣所居在焉池有可釣之儵鱅原有可擷之筍藿倚樊之椒負墻之桂糅以爲芳辛而調其滑鮮於是乎取之非有烹羔擊豕炮鱉膾鯉備極珍滋之饗也誦先王之書畧舉其義以訓其文時人之言語近世之詠歌雜陳間諷以娛於耳而鏗鍧哇咬之聲音無有也

奇石嘉卉列於館之左右御而觀之指其名而辨其器談其所從出與所由致之以爲目玩而蹈舞妖姣之采色無有也然而太夫人之神日以益凝而目視加明耳聽加聰口腹日以益充朝夕之食飲加進也余退而告夫與道卿友者相與講太夫人之賢蓋所以安樂其耳目口腹者遠去世情而獨出乎至性天常之間爲能有以樂其子之樂也是月十四日爲太夫人誕晨於是謀所以爲太夫人壽者莫不欲椎剥肥牽網擢鱻嬲飪薌胹膏撰五味之珍以爲饌撞鐘擊鼓絃瓠桐篠繁嘽和會進以窈窕蹈奏應節備音聲采色之美以爲樂以順適太夫人之口腹耳目而

康其心以介無疆之筭則又相與言曰太夫人所以安其子之養忘其年數而聰明疆溢四體和平其効如此其必有不極味而珎不備聲色而樂而可以爲太夫人壽者乃來委慎中以文是亦道卿所以爲養之志也

壽程母楊太宜人序

嘗讀詩見魯人之頌僖公侈爲敷揚而工極藻飾以述其休美祈其福澤者其詞爛然文矣其歸獨致意於壽母蓋國人之所以願其君者必上及於母而後爲愛之至且夫考鍾慶之原而得其所自生論成善之功而歸於所由致不獨發乎情而固已合於禮矣而其詞旨所存有以約其侈之凡而核其工之質者蔽之以宜大夫士庶之一言而已大夫庶士不勝乎國人之衆而通國之人不及乎大夫庶士之賢惟其宜於大夫庶士而後國人之祝其壽母不爲野於情而佞於禮茲其所以爲詩人之善頌也歟推此義以施之今則吾泉州之大夫士之壽楊太宜人於古蓋有合矣太宜人吾郡侯程習齋公母也侯爲泉州適當歲艱民散之際憔悴枯槁待昭蘇之急潤跳梁嘯警需摧廓之嚴威侯既振其饑乏阜其生息幼者育而老者逸駟馬之臧未足喻其蕃厚也而復選其壯者用之以有事於兵向之呼集於溟漲之波橫行於綠林之聚剗削驅除一旦

而盡革如食椹之鴞化爲好音乃始雍容絃誦敦琢子弟之才使講道德而陳禮樂藻茆之長於泮水者可采而樂也於焉飲酒於焉色笑曾不爲湛而皆所以爲教人心悅頌聲起思所以祝侯者而知本其所自邦人以謂大夫庶士而大夫庶士則謂老而好禮者莫予若也予老矣不足以爲邦人之望而好禮則有之夫受天子之命長治一邦有人民社稷而得設其政教其上則國其分則君也邦人願侯而頌之而及其母於禮固宜故予推邦人之頌之義以卒大夫庶士之請以順邦人之願所悅老矣而辭不文

裴母周氏貞節序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莫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芼蘋湘藻求桑采蕨抱衾宜鴈雜佩畜旨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史氏仲尼存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顧畧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靳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家國之佐範於禮而

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靳猶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刑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即爲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爲序者始興裴毋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凌暴黜汙之患力撫其子督使有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材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爲難哉吾亦有感矣夫詩之於民庶得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爲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著內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爲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爲不遇也

節婦何氏郡獎序

凡有淑美卓傑之跡而著以爲世勸其明有衆人之論其

嚴有君子之書而其榮有王者之制王者之制與衆人之論有得有失每爲勝負而君子者常持所書以低昂於其間是非出乎衆人予奪作於王者美刺之權則君子之所有事也蓋有苟獲王者之制而違衆人之論則君子刺之以救衆人之所負雖其苟獲有不爲榮者焉蓋有同得乎衆人之論而不蒙王者之制則君子美之以助衆人之所勝雖其不蒙有不爲不榮者焉其論是其制奪其論非其制予是論之公而制之私也故君子得以美其所奪而刺其所予有制之公而亦不得予其所是焉則君子蓋歎之廼從而美之如吾友王思順之母何氏豈非吾之所歎者乎婦有不幸其夫死而不忍死其夫育其遺孤養其父母完其身以歸見死者而心不怍是淑美之德而卓傑之行也國家有旌節之典載在制令以待四方之以其事來請而予之然其制令曰必年踰五十王母之節皦然白著而年未五十以卒吏於是土者莫不聞其節其爲是土之民者莫不以王母之節聞而亦莫之請也夫有淑德卓行足爲世勸而不得著以勸於世者制不設於上而論不行於下也上無其制下之論誠行不得強而爲之下無其論上之制誠設烏乎知而取之旌節之典制之所載也王母之節論之所同與也然以年不及令而不得請豈非制之公

而衆論之是亦有不得予之者乎此君子之所爲歎而郡侯邑大夫所爲致禮而敦奬也君子之書於是乎不可不行於其間矣王者之制有可以化裁而衆人之論必至於磨滅化裁者不可知而磨滅者可坐而計其不化裁乎而論存也固可以勸於世其化裁乎而論不存也則世之欲勸者尤病之如是而君子之書蓋不可以已矣予非敢謂君子而王母之節宜著於世以爲勸衆人之論有時而泯泯無聞辭乎君子之名使淑德卓行不著而世無所勸則亦吾黨之罪焉故爲之書曰何氏晉江人生十七而嫁爲鄉進士王忠先生妻嫁七年而王先生歿其子天錫君尚在腹中何氏知以大義自斷不爲迫臆摧決急於一殉以絕先生後而待天錫之生含哀致毀以禮自防無一發齒舉足之過以敗其志先生復生質之不慚其言動有法事舅姑孝敬愛子能訓之以義具有令德而其節尤著鄉人莫不稱爲王節婦云

范母易氏貞節序

昔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之死誓以節自終爲曹氏婦而迫於父母至於割截鬢髮刖劓耳鼻然後免乎見奪嗟夫彼其愛不出於烈行令名而苟以保家室之歡爲不失生子者之大願如是而爲人父母兄弟固亦鄙矣獨怪令女

之節其英爽足以激發來世而不能喻當時之親其悃懇足以悲感仇懟而不見信同體之人豈其慷慨迫臆獨立不悶有以自持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所未至歟夫髮斷耳刑形已毀矣彼區區之愛其女者猶欲修其已毀之形而飾之取其必守之節而奪之豈非其無苟他之志而猶有可惑之容耶故使父母疑其容而兼失其心令女亦知以容自累也故其計出於殘膚傷體而後得免嗚呼可以爲難矣然其志靡他而容至於召疑是其所爲難者亦所以爲未至也令女之事余每以是悲之迺今得見節婦易氏益因以有感云始易氏之歸於范氏而其夫君錫早死又無子以爲養也其舅姑固以爲不能終爲范氏婦欲再圖其所居易氏賦栢舟之詩以死自誓其兄易愧虛先生與其夫弟范玉泉君者友也先生以責其友范君以諫其父而易氏之志得以不奪無殘膚傷體之痛而志喻於內外之親孝養慈育備有令善余是以知易氏之節非徒慷慨迫臆足以自持而精意誠心獨有至者蓋其所守與令女同而其所得則令女有不及也嗟乎閨閤帷第潛移默感其欷歔嘅歎有出乎情有循乎禮義其擗摽哭泣有動於慾有激於倫常其然其否隙露端引如鼓室中之鍾聲音不能匿笑貌不能藏兄不得以苟信其弟母不得

以苟信其子而舅姑顧得以苟信其婦哉後世之士好以苟難爲賢震異尚刻之行駭於聽而怵於視易至於有述精誠篤至窮微徹幽非知德者不能辨也故予序易氏之節與令女論而著之使世之士知其志靡他不愧於令女而其行之難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八

記

長汀縣學記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内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爲政輿人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誼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濶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

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弟
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
不悅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
於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
從政其臨利害生死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
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大學設博士詔
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
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
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
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而加

焉然兩漢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僅得苟免
之行成而不槩於名法詭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
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
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
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
王之制爲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
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可以用其教此士之
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
其辨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
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爲其視之詳則一年

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博其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賡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生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槩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興學之爲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俅長汀縣祝君一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痺迫弗稱孔子廟亦就圮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聳瞻嚮羣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爲褊

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叅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爲良也盍革而圖諸乃攻位於其地之右畚壤測泉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祠齋廨舍庖庫廩廐咸以序爲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斵刻丹雘之飾煥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携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於李君以爲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禀仰而興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辨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郡學重修明倫堂記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禽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爲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辨其時物敕其條法甚修而綦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強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爲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爲教有可得言者矣縞收端喙鞞紳綦偪之飾而裼襲委蛇之宜琮璜琚瑀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鐘鼓管絃爲之器而酬酢搏拊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爲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爲事詳而爲物博如此其所以爲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爲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爲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疎闊而不治簡畧而無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

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孝爲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爲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也習其所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由是會其高者以爲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爲人倫之本先王之道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爲異端而非所以爲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爲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爲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爲曲藝而非所以爲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託於事親事君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爲道爲學之倦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爲君臣父子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天下國家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羣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

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詖行邪說無由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爲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爲上也臯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強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爲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爲是有責乎爲士者又不鄙之爲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舞之其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爲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爲士不學則爲民上下

之分可不勉與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己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耿於帑之羨者其役鉅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爲今官云

兵會館記

泉州之有兵會館始於三衢程侯秀民之議而皖城方侯克之至首以德教開導其民使知向方斷獄理財治軍之政亦以次舉覽程侯之所畫而功緒未竟檄知事周揚使董其役而館成矣規模條畫具充如議而修治戰艦募置水卒與夫教習訓練之法始密可以待非常之警而垂於無窮其時郡丞廬陵胡君文宗通守武進吳君嶽節推山陰羅君椿晉江尹曹縣朱君綱並以一時之賢爲佐屬於此侯尤虛明光大集衆賢之長不欲獨出於己故能不泯前人之議以卒其緒功朱君謂予侯於此役所以保有四境填衛七邑之民非獨吾邑專享其賜綱實與效其力而知其成之不易其可不有以告來者使知議之所由始且詔勿廢予曰可哉蓋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其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已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者是已其爲教如此豈爲欲用之於戰而戰

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爲邦不至於七年猶未可以其民即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得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閑而習操之而輒用之於戰亦何以異於棄是民哉先王之治修其本而不弛其防享其至安而常備其有患以其習操兵器素閑戰陣之法又知所以爲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居常無事有勇而不爲忮其好義知方可以待一日之變而無喜鬬樂攻之心四境之內晏然不戒而鄰敵外侮亦不敢至其境蓋其民雖可以戰而不用也雖其不用而必使之可以戰此其道所以易行而得與民相收拯生存於無弊者以此也王道缺教民之本壞亂而不修而澤竭政熄盜欲攘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多民之死於不教之戰狥習以爲固然而不知爲上之棄我也蓋變故興於倉卒則瞿顧勃色而思可用之民召發訓齊之未暇既已得志而去常見爲後事而不及至於苟安而暫息上下相偷訓齊召發又謂無事而徒勞也壞亂玩靡循環於無窮盜欲攘竊之行將相誨而起而無有任其咎者嗟乎後世之民之多棄也程侯既不以後事自輟議由此作侯又不以無事自娛當境土既輯官府閒暇之時留意於此而所爲導之以德教者尤拳拳焉可以

與戰而無所用之將近於王者之民所謂修於几席尊俎之上而消彌奸宄於千里之外其此役也夫侯字惟力起家丙戌進士好學知道澹於榮進爲御史每請告家居仕二十四年猶爲郡云

安平鎮新建四門記

晉江所治之鄉惟安平爲最鉅宋所置石井鎮而設場以榷是其地也阻山襟海民既以是蕃其生而亦多盜患其生既蕃益柔碩膚靡無扞禦格鬬之固盜至則相攜以逃而已嘉靖巳巳秋值餘姚宋仲石公來尹茲邑好問民之所苦而安平之民以是告曰惟即鄉之隘處扼而爲門則盜至不得突民有固心而知所以備守矣侯履其鄉度宜爲門者四擇民之良使相與勸分庀役而四門成矣門成又爲民畫所以聯保伍料丁壯訓材勇而除戎器以待盜至自是民知盜之必不至也樂其利之遠而生之可以無患相與言曰受其賜而忘其報吾其爲良民耶乃即民之秀者邑諸生伍鏻輩謀曰其將何以報侯哉惟得能言之君子論其意以美之其幾乎且因以記寔示遠而詔勿壞君子宜以爲可於是諸生來請文慎中敬諾而爲之記曰古稱興事就功好一切有爲於世莫如術數名法之學其說深峭踔厲有絕可喜者學者鮮不誤焉法家之說以爲

可與蒙成而不可與慮始者民也故其所語至德大功必不諧俗而謀衆術家之說以民之智爲不足師用爲政而期適民者亂之端不可與語治也至其所引前事以明其說以爲禹決江濬河而老稚聚瓦石子産開畎樹桑則閭井謗詈何其異於吾儒所云也民之所甚不欲而難驟使者宜莫如勞與死儒者之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方其勞而殺之也無有以上爲怨者非其初之不可語至其既處佚而後安其勞之之非厲既得生而後悅其殺之之非毒也嗟乎儒者之道不行而術法之學方爲彊毅開敏喜事功者所道而咈常圮族之材宜其多出於世而民之不見君子之澤其已久矣夫今觀宋侯所爲何其有古君子之風也謀其民之所以生而不至於殺之圖所以佚民者而勞之非徒不怨而且以爲譽於吾儒所云蓋亦合矣且夫四門之建所縻者民之金侯非能捐以予之所勤者民之力侯非能躬以佐之是涖政之體而不違道以干百姓者之所爲也然民之欲歸美於上以爲侯功不敢安有其賜者一唱而羣和不戒而若赴其始民以爲可舉而侯從之是侯之政適乎民而已侯以爲必舉而民應之是侯之功謀於衆而已烏覩夫慮始之難而豈有不足用之民智哉侯愛身潔已不以一毫非

禮自汗凛凛乎如處子之在閨前圖史而後保姆其與民接瀝腸披腎語盡而情忠唯恐民之不諭于我而我之不悉于民也其善政甚多四門之建若不足頌而今之有位力得以爲民稍有營置以立來利而便庶情則喜事功而有才者皆能之況於侯哉故予諸諸生之請特著侯之能順民以舉事有君子之風者以爲侯頌而慰民之思且以告夫後之爲政者信儒學之果可用於治而術數名法之家之果不足學也

巡海副使雙華柯公海上平夷寇記

自孔子答衛君問陳之言存於冊學者習傳謂軍旅與俎豆爲二事軍旅之事自有治之而爲俎豆者莫肯過而問也由是顓固迂戇挾其盤辟委蛇之業以卑軍旅而恇弱謹細不閑於兵亦卒爲治軍旅者之所懾偶有能乎彼者則以爲才之兼而已蓋孔子用於魯爲夾谷之會雍容壇玷之上却萊夷之兵若逐豚鼠論者直以爲聖人之才鉅而能全有文事而亦有武備卒不知夫軍旅之事固俎豆之所出其盤辟委蛇而徒以恇細見怵於治兵者固非孔子之所謂俎豆也故夫嚴固強決凛乎不可犯之武乃其兢惕對越之精而潛深參伍淵乎不可測之幾乃其齋戒神明之用其約束於節文制度之詳優柔乎講習論說之

數而常若三軍之在行不待鋒刃之交鼓鉦之奏而後有制勝之威此孔子之所謂軍旅之事也如是而偶有伐肆絕怒之役以有事於兵而嚴固出於兢惕參伍由乎神明兩軍相接紛紜於鋒刃震動於鉦鼓襜乎其若在堂陛階序之間罇罍之逡巡球鏞之擊拊也嗟乎聖人之學不傳而軍旅之事儒者益擯而不講援枹鼓親矢石遂爲武人之所守學而爲仕者務自詭於儒以玩安養高苟自矜重掩其恇細不閑之愧而已此方今之大患也比歲閩海多警朝廷以爲憂制敕畀按察憲臣以海爲責者尤慎其人而福建實得青陽柯雙華公公之在鎮值島夷佛郎機君長率其酋卒浮海爲寇於漳州瀕海爲州而隣於漳者咸苦其害而東甌南粵均以爲警是時天子方勤卹東南慨然於洪波之不靖爲特遣重臣制置浙閩二海軍事符檄下公委重特至而督促亦不少貸公發策決機耿成於心所選文武吏士皆得其才力所宜形便所向鼓倡作率各有怒心探畫懷中授之使往公爲之出次海壖增其氣勢兵出不浹旬而薄夷舟之所泊其與夷戰不崇朝而克之魁長徒從無一能遁者盡俘以來一時蕩平摧陷之功播喧海嶺風聲所憺殆窮日出之域於乎盛矣公學乎聖人之學其獨得妙契舍去世儒彎曲支離之見而一趨於易

簡講究服行旦夕不倦所至與學者發揚宗旨討論歸趣
晬乎仁義之色道德之談觀者徒見從容暇適若無所爲
而警變迫猝用凶器臨危事奇偉之功捷耶而全收意公
陰爲揆謀秘怪荒忽人不及知自有戰陣之學如衞靈公
之所問者惟其藏之微密出之深眇有不可得而見耳嗟
乎此乃近世兼才者之治軍旅公之所能固不出此也觀
其洶濤巨浪稽天浴日蒙衝千百並進班布雷礮駭發之
機鈹矛決刺之利無一不具於胸中而戰休兵偃廓然無
有此豈秘怪荒忽之揆謀籌於形勢之間動乎耳目之頃
者之所能爲乎蓋其以孔子爲學而得乎俎豆之所傳故
見於軍旅之事如此信可謂盛也郡侯盧君璧郡丞龍君
遂與龍溪林尹松遣使至清源山中屬愼中爲文以紀公
之功公於是功尤遜不獨居而推其美於下嘗以郡守丞
贊協圖議之審邑令奔走先後之勞而非三君子之助我
亦未知所濟也盧侯輩思以昭公之功而圖其不朽如是
之勤上下相與之間有以愧今之私已而狹人者亦可記
也柯公名喬字遷之由已丑進士爲御史以直諫謫而後
起今以福建副使巡海云

撫寇碑記

汀州於閩爲要郡上杭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山造天

牙錯距躍隴阪緣亘箐薄密綿其民狎爲非義獰噬狙攫
席袵戈甲禦欲無時風氣所限非性故然長子育孫生蕃
齒盛耳目熟習莫改厥德少視其壯壯視其老蹲危逗幽
廼爲盜藪厥有治者不揆其性不閔其習盜視彼民忿獷
聖凶攻擊剗鋤如農嫉莠惟懼不殘民不見德又弗儆威
既狃於習且偷其生鴟張螳怒攘奮踉蹡吏既讐民民亦
毒吏讐毒兩積交不得已於是溪南之民惡聲膠固歷彌
年所瀏滌無繇豈不悲哉嘉靖癸卯之歲郡丞繆侯宗堯
移攝邑事聞而歎曰安有爲吏而民寇讐在邑所治處溪
之南而視若異壤民之不義維爲吏者之責吾將爲溪南
之民瀏滌惡聲登濟維新偕之大道發教布令開以誠心
民聞不疑選日戒徒往涖其鄉而教諭梁君彥錦寔賛繆
侯之計而決其行乃與訓導郟君夔率學官弟子丘道充
道南李如珠賴榮先從焉戎器不除卒旅不具雍雍翼翼
冠蓋斯戾魁首醜黨部勒有次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茇
提倪觀于道周懽喜歌呼激越林莽昔爲魁首今爲長正
昔爲醜黨今爲編氓刮瘢洗瘃復還骨肉撥霧掀曀再覩
白日民視繆侯如出子寄孥乂離乳哺一旦還歸婉戀膝
下始識慈母民視梁君如騃童驕孺未識衣冠驟謁師傅
拱揖步趨盻顧驚喜吏既誠民民亦懷吏周行疆畎攻閱

壁壘曰險爾平曰翳爾闢曰萊爾易曰塞爾通迺犒牛酒
迺給耒耜迺分麻縷迺置門塾男耘女織各得其業戶誦
家諷知慕爲士向之盜名棄去如脫溪南山川出垢遺濁
光色發揚蒼蒼濯濯嗚呼是溪南也在昔若彼在今如此
烏覩所謂習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頑之疾民之不得
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爲泉州南安令以繆侯撫寇之
蹟告余曰願有記余不識繆侯而知梁君之言可信故特
書之貽上杭之民使勒之石以詔不忘

陟屺增慕記

觸於外而動於中其人之至情乎形象生色盈乎天地之
間錯峙而林立淆陳而坌出跡之所到何往而不值於目
而或一形一色偶接而驟擊若有樓之而使從激之而使
奮怵心驚慮恍焉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平日之所憂思
鬱積跂想慨慕者勃然而起浩乎其不可制則凡岡巒林
麓原埜墟井水泉土石草木蟲鳥有巨有細惟其一值於
目而忽有以動於其中至其反寃而徐觀之則非岡巒林
麓原埜墟井水泉土石草木蟲鳥之能生人之情也然非
岡巒林麓原埜墟井水泉土石草木蟲鳥之值於目則情
亦莫適爲感而生也茲其所以爲情之至乎人情之尤至
者莫如母子之間而善道人之情者風人之言也魏風之

詩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何陟不可望母而望母必以屺何屺不可以望而必以望母茲其所謂觸於外而動於中勃然而起浩乎其不可制者邪且夫高土多石崔嵬而嶮巖蒙茸之所蔽翳喬灌之所衣被升危而睇遠亦何與於母而目之所視無他見者其人固有不得自知而亦不能自爲言者彼不能言而詩人爲之言此詩之所以爲通於人情而爲風人之作也今使世之有母而不得事者皆必於屺焉陟而望之又非得屺而陟之則必無以望其母也如是而以學詩豈不爲謬且愚哉苟有善學詩者篤於親而不忘飲食寢興居作行止無非親之爲思則庭戶几閣莫非屺也雖不升高而睇遠固與陟屺之風所詠其人者均其孝矣嶺南歸善葉生其蚤失母念之而不能忘也游學四方經行燕趙齊魯吳楚閩越故墟以與其賢士大夫游挾册講誦至於陟屺之詩蹙然而動泫然而出涕曰是詩也其先爲我言之與因取其意題其所寓之舍曰陟屺增慕目使我無忘是詩以知不忘吾母也嗚呼如葉生之於親可謂篤矣其於詩可謂有合矣非所謂謬且愚者也葉生過泉因介謁予乞文其詞甚悲嗚呼人有母而不得養而能不忘其思予顧靳於斯文也其無媿於風人乎故爲之記

潛源記。

新安汪君別號潛源間謁予欲記之而其所自言曰新安萬山之會也吾所居據其高且奥常好行於其野以舒吾目而寓意焉當其雲雷始霽雨潦方集水發於列岫之間挾盛氣而賈餘勇奔恣横放汩瀠澤湃驚而爲波決而爲瀾木驟石轉洶其可畏至於旁溢濫肆或迫蹙於隣厓之犯據或觝觸乎岷嶓之突唐潰亂激射衝蕩淩嘯不能自平而快於爲傷敗可喜可愕之形須臾百變何其壯也旦夜方改已消盡無餘向之所見今忽失之如是者雖見爲大水而患於無源又嘗觀於其江經流滔滔閱寒暑晝夜而不息舟楫乘載浮於其上首尾相屬不患於涸竭稿滯而有涉濟之利原陸園田資灌溉於其涯大酌小挹而無所不足而其涵光浴景納吐日月映燭羣象清瑩澄澈可以數毫髮而鑑形貌如是者可謂之源而不得爲之潛惟吾所居數里而近有泉出於山中榛莽薈蔚之所蒙翳沙礫沮洳之所淆雜涓涓而微行皜皜而自潔蒙翳之所不能塞淆雜之所不能汚迫而取之若無所有徐而俟之又已有餘驟而迎之殆不可見隨而將之未始有窮吾以謂是源也而潛故愛而玩焉久之而樂樂而不能舍此吾所以獨得於此而不能以告人而與吾處者知吾之樂此也

久遂名吾爲潛源居士而忘吾之名雖吾亦自忘其名而但知其爲潛源之主人也嗟乎汪君之取於物者可謂卓而其命乎名者可謂約矣夫材力驅駕意氣鼓舞之士可以悅目前快當身而不可以特久卒於摧蹙虧喪而無成而蹟効出於所養之厚明哲發乎所識之著與事及物可謂有成未免乎動於用而離其本汪君所以觀於其野之大水與夫長江之經流皆有所不遇而獨有契於斯泉嗚呼其知之矣如是而取於物良有益乎志而命乎名者蓋精於義矣請以是爲君記

竹軒冊記

上杭余生仁夫性好竹所居之軒種竹皆滿雪晨風宵森然其玉立琤然其金鳴以爲世之耳目之愛皆無足以易此也生又好遊顧以爲不能常處於是軒而與其自所種竹者朝夕對也則命畫工圖所謂竹軒者於冊東西南北挾冊以行晝馳夜宿輒披冊而玩則若其身之在於故軒而森然者常拂於其目琤然者常盈於其耳也嗟乎是亦可爲篤於好而巧於計矣余謂之曰昔王子猷好竹遇人家有竹即命駕往觀不問主人識否在不在也如此則固不必其家有竹而後快其所好況於圖其家之竹哉生行四方園囿林麓青青猗猗孰非竹者必惟冊之爲見而後

若處於其軒雖其巧於計而毋乃狹於見乎且畫竹之似孰與生竹之真也生所爲說以反余者則云徽之遇有竹輒造固誠好竹然何其不憚僕僕也又人家之竹有無無常而主人之戶開閉不定吾恐其雖不辭僕僕猶未得常常而見也至於欲去被邀雖意不爲忤足名高致亦涉生跡固不如吾之取於方尺之素而好已足且所謂好於物者豈獨在聲色形貌之間亦貴得其意耳苟得其意則竹之森然立而琤然鳴者誠不出吾方尺之素奚必其根幹枝葉沐雪擺風蒼然而出土者乃爲可好於耳目哉余悅其語不復置難因相與披冊對玩十月寒風草堂如洗鬢髮然欲疎此君箇箇生面相看修質奇姿呼之不應忽然如命予猷之駕徑造生軒中坐於竹下久之乃知其在予室閱生冊也

曉江漁者記

江潭大澤之畔緇帷杏壇之林皆有人焉顛白眉龐杖拏鼓枻而見爲業漁三閭大夫之貞尼丘孔子之聖僅足以發其人之一盻而問之躊躇高視迫而後答若以一賢一聖者爲未足與語其放且傲如彼彼所謂頹曠淳野沒於耽荄遥蕩之游惟其鈎餌之知而鱣魴之索倫類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詔者耶然而出而見於澤畔林中蓋

非大夫之所訪孔子之所求而彼微示其迹以啓其端又非其偶然過而相遭者說之既竟而其意見矣乃始泯形收聲而去欲質其姓名與其居舍之所止而卒不可得吾又不敢逆處其爲治鉤餌而謀鱣魴之獲者之人也嗚呼彼且被髮龜手而老於風波之上荻蓍之間其果何爲者耶吾既不得見其人而見所謂曉江漁者吾之於漁者蓋往訪而求之而後得見也於是有可傳道之姓名而有可蹤跡之居舍矣漁者之於漁足未嘗履舟手未嘗操犖而終日未嘗得魚也吾以有罪黜於時猶不能忘其憤常抱直被廢而正見疑之懟不知所以自釋然後進而求於孔子之道誦說詩書蹈習禮樂以自苦勵而休其不平之怨以此其陋使其逢澤畔林中之人當不足以辱其一盼而何問之可得漁者方且以詩書禮樂之言強聒而慱喻之唯恐吾誦說之不勤蹈習之不固而其感於廢興之由理亂之故往往扣舷蹙歌聲薄林莽有餘悲者使吾始恍而中疑焉漁者其猶未足以方於澤畔林中之人歟胡爲使吾得求其姓名訪其居舍而與吾言之多且盡如此嗟乎此漁者之所以爲漁者也歟無方之爲有方者語無當焉則驚過焉則惑漁者之爲吾言固當亦如是而止爾他日吾又訪焉而其室已虛悵悵焉不可得見悵然如有望忽

然值於非意之頃禮之而不答叩之而不應刺船而逝使吾惝然若失而卒不得所聞則吾其幾矣吾未可以行乎江潭之濵坐乎緇帷之林而反以疑漁者不足與澤畔林間之見者比吾猶如此而何怪乎昏昏者之舉以漁者爲漁是則雖不舟楫之事罟網之爲而以漁自著其號蓋有所存矣彼其姓名非徒後將不得傳而世且莫之爲意而吾獨得而知之故爲之記